

用意念做事 從幻想到真實

您相信思想的力量嗎？如果說白日飛昇、搬運功等對您來說顯得太離譜，氣功治病又難以琢磨，基於科學理論的生物反饋《biofeedback》大概會使您的思想向前邁進一步，別忘了我們人類其實一直只在使用自己大腦的很小一部份喲！《華盛頓時報》2005年4月曾發表文章探討這一問題。

2004年紀錄片電影《我們到底知道多少？》(What the Bleep Do We Know?) 試圖最大限度地開拓你的頭腦，這是充滿了量子論、物質、真理這一類的概念的影片，一些著名學者接受採訪，討論關於真相、記憶、眼睛、大腦等等深奧的話題，引起發人深省的思考。有一個長得像愛因斯坦的老教授在舊金山美術館的背景前說，「問一個人上帝是什

麼，就像問一條魚它存在其中的水是什麼。」

這樣的表述並非只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才有意義。這部影片的導演之一可斯(Betsy Chasse)說，「白日飛昇、讀心術、透視功能、遙視等，都是有記錄的。人腦的潛力是無邊的，可以夢想成真。」

別再那樣思想狹隘了吧！正像這部片中的一位受訪科學家所說，物理學原理遠比我們這些愛因斯坦時代後江郎才盡的現代人假設的伸縮性要大得多。西式按摩醫生迪斯潘茲(Joseph Dispenza)現在致力於「神奇治癒」領域，他說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您的確沒有聽錯，那是「耶穌奇蹟」，正如奧斯卡獲獎影片《綠色奇蹟》(The Green Mile)

中，那位感到難以置信的監獄看守所說。在這部改編自作家史蒂芬·金暢銷小說的電影裡，被冤判的死囚約翰·考夫利具有一種不可名狀的神秘力量，可以治癒或懲罰人，表現出是思想集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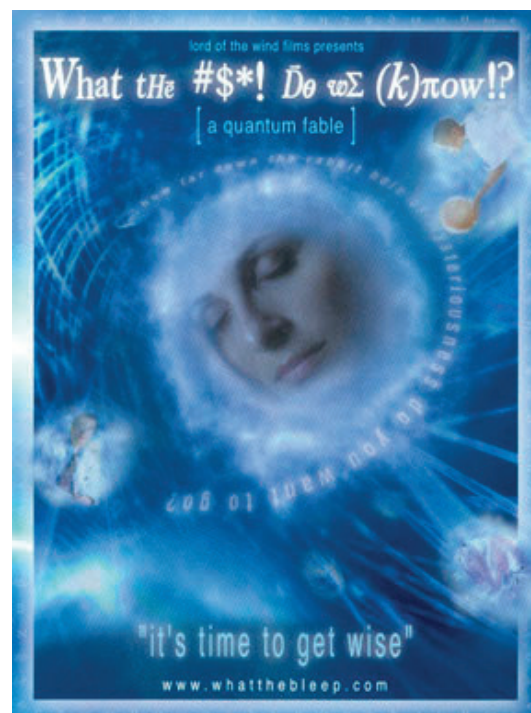
可斯女士說，「人們往往認為很多事都是看似不可能，因而牢牢將其限制在我們為自身畫的框框之外，我們安然理得地相信自己無法做這些事。」她補充說：「耶穌說，『你能做我能做的任何事。』而我讀《聖經》時，肯定錯過了那一章。」

事實上，從現實到人在水面上行走之間，有著大量真實的、經科學證實用意做事的現象，足以使我們觸目驚心。比如，生物反饋是一種訓練患者生理性地調整治療各種各樣疾病的方法。它

採用電子儀器準確測定神經、肌肉和自主神經系統的信息，並將之反饋給患者。例如，當患者想到火，手指溫度就會增高，類似「望梅止渴」的功效。

位於康州的新英格蘭行為醫學學院的臨床心理學家及院長貝斯金(Steven Baskin)說，「人體有一套生物反饋系統，人做的每件事都有生理反應，人通常不知道而已。生物反饋是主流科學，不是在劇院表演的魔術，沒有任何神秘可言。」實踐證實生物反饋幫助哮喘病人更好控制呼吸，因此不需要大量藥物。而小便失禁的病人學會通過骨盆生物反饋鍛煉，減少膀胱肌收縮也很有成效。

那麼即便不能創造奇蹟，生物反饋及其它意念—肌肉療法能發展多遠呢？舊金山州立大學



整體治療醫學學院院長派帕(Eric Peper)對此表示樂觀，他認為，特異功能是真真正存在的，但只有幸運的少數人具備。但無論用何種方法，現實中的可能性與數學統計有區別的，一些癌症患者可能會痊癒，大多數人卻會死去。

反之言之，既然意念做事可以由生物反饋得到科學證實，那又為什麼不可以創造奇蹟呢？

神奇的起死回生

1968年秋天，年僅兩歲半的德丹娜患上了半身癱瘓症，並且間歇失明已幾個月了。這天，小德丹娜一直靜靜地躺在兒童床上，眼睛深深地往內陷了進去，半睜半閉，生命垂危。

當小德丹娜的母親叫回做醫生的丈夫時，小德丹娜早已氣息全無，一雙眼睛緊緊地合上了，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小德丹娜的母親試著往女兒的口中滴入幾滴呼吸興奮

劑，但是，藥液從小德丹娜的嘴角溢了出來。

突然，小德丹娜睜開了雙眼，告訴母親別給她那麼多苦藥吃。德丹娜死去十幾分鐘又活過來了，真是天大的怪事。

第二天，當母親詢問小德丹娜在那十幾分鐘裡有什麼感覺時，小德丹娜

告訴母親，她那天來到了一個天上花園裡，花園裡長著石榴、蘋果、葡萄。河水既有白色，又有藍色，還有綠色、棕色。在那裏，小德丹娜見到了她的曾祖父、曾祖母，還有一個與她母親很相像的女人。她的爺爺見到她很高興，曾祖母把小德丹娜

抱在膝上。小德丹娜醒來時，聽到了她爸爸的叫喊聲。小德丹娜向曾祖父表示願意回到她爸爸那兒。這樣，在徵得曾祖父同意後，小德丹娜又回到了人世間。

後來有一次，小德丹娜在巴基斯坦的喀拉山做了一次大手術。她跟隨母親去看望一位叔祖，在叔祖家裏，小德丹娜突然指著牆上的兩張照片說她見到的曾祖母就是照片上的那個女人。

20年過去了，小德丹娜的家也從喜馬拉雅山遷到了倫敦。有一天，德丹娜在電視節目中拿出了好幾幅她自己畫的天上花園圖。

第二天，戈德史密斯太太給德丹娜的父親打電話，說她曾在德國的一個集中營死過一次，也到過一個有四種顏色小河流的小花園，還到過德丹娜畫中的一個地方。(摘自《讀者導報》)

● 醫山夜話

多重性格

西醫對多重性格的診斷與中醫不同。中醫認為多重性格的原因是這人放棄自我意識後被一種外來的靈體干擾、控制，是有鬼神作祟而得的症狀，其表現為主意識不清，行為令人費解。

下面是一個多重性格病人的真實故事。

卡洛琳是因為糖尿病來我的診所治療的。一星期後她的糖尿病症狀消失了，再來時，患了肝炎。她隔一陣子得一種大病，她有相應病的症狀、化驗報告、CT檢查結果和醫生的診斷證明。這些病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聽起來這個病人應該是病入膏肓了。但事實上，每次見到她時，卻是一位穿著入時的摩登少女。

更富有戲劇性的是她每一次來診所時都打扮裝飾的不同：從土著印第安人的衣飾到非洲人的長裙，從十八世紀的法國貴婦禮服到日本的和服，從牛仔褲到中國的對襟棉襖，她的多變使人看得眼花繚亂。更令人吃驚的是她每次的神態和語氣居然十分得體

地與她當時著的衣飾相配。

我盡我的能力為她治療，可是時常納悶：這裡是醫院診所，不是舞台或時裝表演場，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她每次來都是不同的病狀，這和她每次不同的裝扮有什麼聯繫嗎？

一次，我問起她的家庭，才找到一點蛛絲馬跡，開始明白這一切是有原因的。下面是她的故事：

「我從另一城市搬到這兒。我家裏有兄弟姐妹三人和母親。父親是一位有名望的律師。他工作勤奮，又注意鍛煉身體，是個非常健康和精力充沛的人。我們曾生活得非常幸福。但一夜之間，這一切就像夢一樣消失了……」

一天，我接到父親在俱樂部鍛煉身體時突然心臟病發作去世的消息，我震驚的全身都麻木了。但更令我震驚的事還在後面。在父親的追悼會開始之前，一位看來很有教養有身份的黑人

婦女帶著三個成年的孩子，站在那兒悲傷地哭泣。我以為他們弄錯時間地點了，就上去很有禮貌地說：「也許你們找錯地方了。」他們拿出父親與他們一家五口的合影給我看。『啊，上帝啊！我爸爸居然還有一個家庭，另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他們一起生活了20多年了。我差一點昏過去，以為這是在夢裡。

此時，我母親和祖母也進來了，母親顯然是一直蒙在鼓裡，對這一切一無所知。於是我請他們一家人到另一間房間裡，問他們能不能換個時間開追悼會，他們堅決不同意。就這樣，兩個家庭，各站在遺體一邊，帶著一大堆的疑問和憤怒，送走了這位永遠也不會回答任何問題的有名望的律師。

我父親簡直就是有分身術。在我記憶中他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他從沒有缺席過我們的生日晚會，他張羅每一個主要的節日，我只是知道他經常到祖母那

兒去。當我問那家中一位我的同父異母兄弟時，他的回答也是一樣：父親總是和他們在一起，聖誕之夜、感恩節、生日等等，他都同他們一起過。他只是知道父親經常出差，因為父親是律師，這對他們來講也是正常可以理解的。

我們的祖母是知道這一切的。當她在追悼會前見到父親的第二位妻子時，只說了一句話：「戲演完了。」後來我們知道，原來祖母的家是父親表演這場戲的換場、化妝、更衣處。而外界都知道父親常去祖母處，是個『孝子』。

說到這兒，她哭了。「我想念他，我並不怪他，他一定活得很苦很累，直到心跳停止了也沒有真正的休息過。對我來說，他一直是個好父親。……」

卡洛琳的故事講完了。我問她為什麼把自己裝扮成各種人物？這樣做，不也類似於和你父親一樣嗎？

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告訴我，有時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但她很肯定的是，她的所有病狀都是真的，病的感受

是真的，只是每次病來的奇怪去的也快。

從她的描述，我知道了她的病源是主意識不清。正氣不足，邪氣必侵。

中醫認為人體有十三鬼穴，它們是與外界交流溝通的渠道。具體來講，這十三鬼穴是：鬼宮—即人中，鬼信—少商，鬼心—兩太陽，鬼壘，鬼路，鬼枕，鬼床，鬼市，鬼窟，鬼堂，鬼藏，鬼臣和鬼封。

為了使卡洛琳不再被外來靈體侵擾，我就將她的這些鬼穴用青龍左傳和白虎右旋法給關上了。治療後，她神志開始清醒了，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她那種忽高忽低的音調也開始改變，變得正常了；她的多重性格症狀消失了，「鬼氣」從她的體內排出去了。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到，人體就像一個衣服，誰穿上就被誰控制。鬼穴打開時，如果主意識不強，其它靈體就能進出控制人體。鬼穴關上了，她也就不再被干擾，多重性格症狀就消失了。

舅舅轉世為牛幹活抵債

在膠東地區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一行路人遇到一種地農民，每當牛到地頭時，扶犁農民就會說：「舅，回來吧。」於是，大牛便乖乖地回過身來繼續拉犁。

一行人看了幾個來回都是這樣。

行路人要求扶犁人說說是怎麼回事。

扶犁人說：「當初舅舅借了我家一些錢，沒還就去世了。」

「後來我家老牛要下仔時，便託夢給我說，生下的小牛就是舅舅，不要賣，他要來幹活抵債。」

「這就是舅舅轉生成的小

牛。」

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京劇蘇三起解中有一句唱詞「來生變犬馬當報還」，不也是說的這個道理嗎？其實民間有許多類似的故事，其實都在提醒人們，善惡有報是天理；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